

貳



甄嬛传

修订典藏版

流潋紫·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甄嬛传
修订典藏版

流潋紫·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甄嬛传 壹 / 流澈紫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39-3259-6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210079 号

出品人 郑 重 吴晓波
策划人 夏 烈 柳明晔
策划机构  蓝耳文学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营销编辑 王妍 杨艺 钟书萍 何波
插 画 唐 卡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出版 朱毅平

后宫·甄嬛传 壹

流澈紫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980 1/16
字数 332 千字
印张 17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59-6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后宫·甄嬛传》修订再版致谢

五年了？是的，五年了！从网络符号到累累铅字，《后宫·甄嬛传》从诞生至今原来已是五年有余。回首艰苦织写的那些时光，回味出版时的郁闷与快乐，回望与《后宫·甄嬛传》一起走过的1800多个日夜，响在心头的那些声音，是唏嘘，是感慨，更有感恩。

我要感谢我的先生一力承当了《后宫·甄嬛传》写作之外的许多琐事；我要感谢当年相中并出版小说的沈浩波、丹飞、郑纳新、龙云飞等出版行业的朋友；要感谢将此小说推荐给导演的王小平女士；也要感谢将此书改编成电视剧并教会我写剧本的郑晓龙导演和曹平女士……我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不能在此一一罗列，谨致以我最深切的歉意；而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亲爱的读者，感谢你们五年多来对阿紫的不离不弃！

五年里，我亲爱的读者们，或是从少年走向青年，或是从学生时代成为社会中坚，抑或是从父母的孩子升格为孩子的父母……我们每个人都在进步和蜕变，却始终保留着对《后宫·甄嬛传》的那份喜爱。每每看到读者在微博留言说将书翻烂了、看了十几遍云云的话，我心中总是异常感动。

而感动之余，总觉遗憾。为书中诸多纰漏而遗憾，为全书风格不一而遗憾，更为不能为读者献上最美好的图书而深感遗憾。想想

当年连载时下笔总是匆匆，尔后历经波折七册版权分属多家，其间虽有诸多无奈但终究是自己心头的憾事。

而今，《后宫·甄嬛传》一书有幸经过修订和删改，历经半年有余，终得重新再版，一举了却心头之憾。我想，我是喜悦的，希望将此喜悦与所有读者朋友共同分享，也真心希望喜欢“她”的人会更多一些。

本书修订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而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柳明晔女士、蓝耳文创李俊女士更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投入了大量心力，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感谢。更感谢，热心读者，他们的网名如下（排名不分先后）：碧玉金丝、幽灵红樱草、风沉若痕、铃兰_杰索、蝶思涵、韵嬛 LOVE、紫墨墨然、「绾绾」、Jeyoonyeon、拓跋穆依苾、vicdan_yaya、AlbertPark、细绿钻石、涵雨时节、阮阮的翡翠、夏连绮、endyhm417、郑东篱、淑妃甄氏、颂丫头、雪见_南燕、夏风吹过我、Aikeelove、feiru2112、lylis1990、lovehxy89、紫罗兰的颜色、北京分会__香寒、绘凜晴奈、缀辉句、抓破猴皮、tsh 宝宝、寒棠孤梨、萱右右、冷曳_橘青、爱莱无限、东隅_、伤_心_勒、萱右右、丛菁蛙、赫连北寒、姜小七 seven、托图、ovehxy89、寒棠孤梨，等等（如有不慎遗漏，还望海涵）。

最后，特别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郑重社长、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邵冰冰女士，以及文学评论家、出版人夏烈等朋友对本书出版的支持和帮助。并深切感恩生我养我的父母，以及所有有爱的甄嬛迷们！



2011年7月17日

虽是红颜如花

——写在《后宫·甄嬛传》之前

纵观中国的历史，记载的是一部男人的历史，所谓的帝王将相，而他们身后的女人，只是一群寂寞而黯淡的影子。寥寥可数的，或是贤德，或是狠毒，好与坏都到了极点。而更多的后宫女子残留在发黄的史书上的，唯有一个冷冰冰的姓氏或封号。她们一生的故事就湮没在每一个王朝的烟尘里了。

我写这个架空历史的故事，是凭自己的一点臆想，来写我心目中的后宫，后宫中那群如花的女子。她们或有显赫的家世，或有绝美的容颜、机巧的智慧。她们为了爱情，为了容荣华富贵，为了一个或许并不值得的男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将青春和美好都虚耗在了这场永无止境的斗争中。虽是红颜如花，却暗藏凶险。

后宫的红墙里，没有绝对的善与恶、爱与恨，活着，并且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想写其中的主角有多好或是多坏。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无尽的悲哀里的身影。但是无论她们的斗争怎样惨烈，对于美好，都是心有企望和希冀的吧。

对于甄嬛、眉庄、陵容或是柔则与宜修，不要太在意她们的命运，更多的时候，她们是引导我们探寻自己心中的后宫的引导者，单纯与狠毒，都是任何时代的女子身上的一点影子吧。而文中的男

子，粗鄙或光辉，皆是她们的陪衬，似太阳后头一点月亮的影。

后宫，那是女子生存挣扎的世界。

我笔下的甄嬛，对爱有期望，并且有的时候软弱且小心眼。虽然玉净花明，聪颖机智，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因为在宫廷里企求奢侈的爱，又总是顾念太多，所以总是过得比较辛苦。

因为不完美，才更亲切吧。



后宫甄嬛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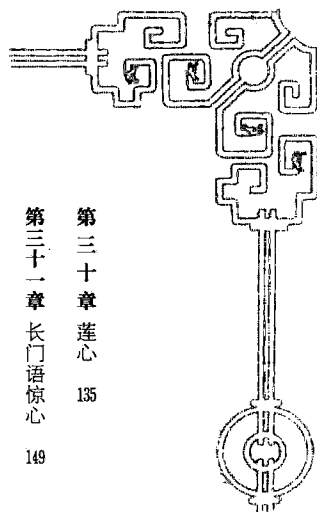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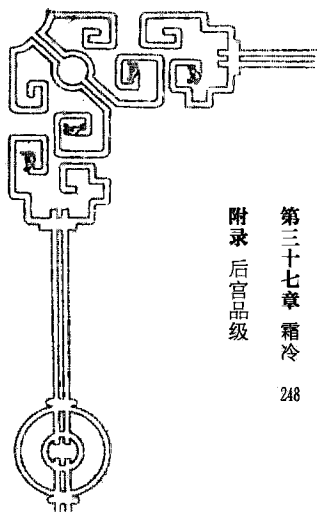
01

目录

第二十九章 子嗣	123
第二十八章 渔翁	113
第二十七章 风筝误	102
第二十六章 芳辰	090
第二十五章 如意	079
第二十四章 争春	065
第二十三章 时疫	061
第二十二章 嫁娶不须啼	036
第二十一章 锦绣	017
第二十章 浮舟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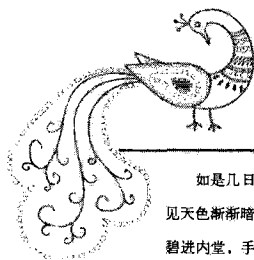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三十章	莲心	135
第三十一章	长门语惊心	149
第三十二章	冷月长相思	164
第三十三章	蝶幸复荣华	180
第三十四章	朝政	196
第三十五章	玉厄	212
第三十六章	春日凉	230
第三十七章	霜冷	248
附录	后宫品级	



浮舟

第二十章



如是几日过去，忽一日黄昏静好，见天色渐渐暗下来，悄悄唤了流朱与浣碧进内堂，手脚利索地帮我换上浣碧的宫女装束，又把发髻半绾，点缀绢花遮去大半容颜。见她们一脸迷惑的样子，环顾四周无人，方悄声耳语道：“我要去存菊堂见眉庄小主。”



如是几日过去，忽一日黄昏静好，见天色渐渐暗下来，悄悄唤了流朱与浣碧进内堂，手脚利索地帮我换上浣碧的宫女装束，又把发髻半绾，点缀绢花遮去大半容颜。见她们一脸迷惑的样子，环顾四周无人，方悄声耳语道：“我要去存菊堂见眉庄小主。”

流朱惊讶道：“怎么突然要去？皇上不是说无诏不许任何人去见眉庄小主么？”

浣碧亦劝：“小姐不要去罢。这样匆忙间什么准备也没有。”

我自顾自扣着衣襟上的纽子，道：“此刻不是正在准备么？浣碧你是我的家生丫鬟，宫里见过你的人不是很多，印象自然不深刻，我便自称是你由槿汐带着去存菊堂送吃食。那边我已经打点好，只等入夜看守的侍卫交班时蒙混进去。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流朱还是不放心的，“小姐，万一被发现可是欺君的大罪，不是削减俸禄就可以打发得了的。何况您眼下圣眷正隆，实在不必去冒这个险啊。”

我对镜检视妆容，见形貌不同于往日，只消低头走路，应当不会让人发觉。遂道：“圣眷隆与不隆我都是要去一趟的。今晚皇上已经选了安美人侍寝，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我回头对浣碧道：“你一个人在内堂待着，别叫人见了你。流朱去堂上把着风，不许任何人进内堂。我叫槿汐同我出去。”

说话间已走至门外，不顾流朱、浣碧二人的惊愕神色，悄然转了出去。

槿汐早已在外边候着，只作了带了宫女出去，走至垂花仪门外，听见有侍卫对槿汐赔笑道：“姑姑出去哪。哎哟，这不是浣碧姑娘么？姑姑与姑娘同出去，必是小主有要紧的事嘱咐了去办。”

槿汐道：“正是呢，赶着要出去。”

侍卫忙忙让道，讨好着道：“是是。奴才们就不碍着姑姑和姑娘了。”

走出几丈远，方与槿汐对视一眼，忍不住微笑，道：“看来我扮得挺像。”

槿汐亦微笑，“浣碧姑娘的身量原和小主有些像的。若细细考究起容貌来，姑娘的眼睛与小主最像。”

我脸色微微一沉，只说：“许是处得久了的缘故吧。”

槿汐大概是觉得失言了，不敢再说下去，默默前行了一段路，几转出了永巷又进了上林苑，几座假山环抱之间是小小两间屋子，原是给嫔妃更衣小憩用的场所。槿汐

低声道：“奴婢陪小主进去换衣服吧。允公公在里头候着呢。”

我叹一口气，“但愿今天的事只是我白费心机。”见谨汐恭谨不语，只谆谆道：“你去罢。小心行事。”

旋即换了衣裳出来，已是往日的嫔妃本色，只鬓发半垂遮住脸容，头上珠花素净些，更像是家常串门子的衣服。

起身扶了小允子的手往偏僻路上走，穿过茂密竹林，便是冯淑仪的昀昭殿的后门，早有人在那里接应，径直进了冯淑仪的偏殿，连半个意料之外的人也没瞧见，方安心了不少。隔着纱帘见冯淑仪独自坐着低头拿着一件小衣摆弄，盈盈笑道：“姐姐好兴致呢。”

冯淑仪闻声吓了一跳，忙忙抬起头来，见是我才笑着起身迎接道：“怎么悄无声息就来了，倒吓了我一跳。”

我挑帘俏生生走上前道：“用了晚膳就到处闲逛，正好经过姐姐的昀昭殿后头就想进来瞧瞧姐姐，不想倒惊扰了你。”

她与我一同坐下，宁和微笑道：“哪里是惊扰呢。也是无事，做了件小裙想送与淑和帝姬。你瞧瞧如何？”

我仔细拿着看了，冯淑仪正要唤人进来奉茶，我忙拦住道：“不忙。我与姐姐好好说说话罢。那些奴才们一进来，反而扫了我们说话的兴致。”

冯淑仪想了想道：“也是。我也嫌他们在就拘束得很。不像是我拘束了他们，反倒像他们拘着我。真真是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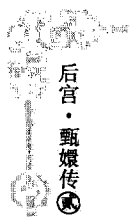
风吹过殿后的竹叶飒飒如急雨，我微笑道：“姐姐就是这样好静。”

与冯淑仪静静坐着闲话一阵，天色慢慢暗了下来。估摸着莹心堂里的动静，虽然万事俱备，却不知道华妃与曹婕妤是否会钻这个空子，不免暗暗有些担心。

对面的冯淑仪安静端坐，絮絮地说着帝姬与皇长子的一些琐事。这些孩子间的趣事，慢慢抚平我略微不安的心境。我注目于她，她确是个端庄和气的女子。说不上有多么美丽，亦看不出有怎样的聪慧。只是寻常大家闺秀的宁和气度，后妃之中，她从不夺目。只是五官清秀，一颦一笑皆是贞静之态，是家事的随和与贤淑。我忽然想，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湮没于争奇斗艳的妃嫔之间，尽管她入宫有年，位分仅次于妃，但她那一列，亦有陆昭仪、李修容与她并列，又有紧随其后的欣贵嫔。然而，她双目不经意的一瞬，却有几分说不出的雅致和端庄。玄凌待她，说不上宠，但颇为礼遇，远出于早已失宠的陆昭仪、李修容等人。大抵这样宁和的女子，总是能够一点一滴释放出属于自己的气质，有锋芒而不锐利，缓缓地打动人心。

我兀自微笑，然而在这后宫之中，许多人是隐藏了锋芒的，就如我眼前这个人一样。若她真正一无是处，没有半分防身之技，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稳居这淑仪之位





多年。

殿外忽然有嘈杂的声音，似乎有许多人一同闯了进来，呼喝声不断。却不是朝冯淑仪的昀昭殿这里来，似乎是往旁边的存菊堂去了。

嘴角勾出一缕不易察觉的微笑，果然来了。口中只道：“似乎有什么大事呢？”

冯淑仪倒是镇静，有管事的姑姑含珠进来回禀道：“华妃娘娘来了。似乎说是婕妤小主身边的槿汐姑姑刚才想带人传递东西进去给眉庄小主，起了什么误会呢。”

冯淑仪惊疑望着我，道：“是你身边的人？”

我只淡然道：“是我遣了槿汐去送些东西，想必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先不出去，若见了，只怕事情更说不清楚。”

冯淑仪知道我与华妃之间的关节，道：“且不忙出去拜见。想必这会子华妃娘娘也无心理会我们。等看看事情的变化再出去才好。”

与冯淑仪并立于窗前静听窗外的动静。是芳若的声音，恭恭敬敬道：“槿汐此来只是想托奴婢把一些日用与吃食转交给沈常在，因东西不少，所以带了两个棠梨宫的奴婢一同拿到外室，并未见到小主向小主请安。”

槿汐亦谦卑，“如芳若姑姑所言，奴婢只是奉我家小主之命送些东西过来，并未违背皇上旨意与眉庄小主相见。”

华妃软绵绵的笑语中机锋不掩，“不是说槿汐你带了两个人过来么？怎么现下只有你和身边这一个？还有一个呢？莫不是忙于正事没空来见本宫。”

槿汐的声音略微慌张，“这……那是棠梨宫中的宫女品儿，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华妃干笑一声道：“是么？那本宫也不必和你们在这里废话了。本宫听闻有人私入存菊堂探望禁足的宫嫔，于宫规圣旨不合，所以特意过来查一查。”

芳若只是好言相劝，“眉庄小主禁足，皇上有旨看管，又怎会有人进去与小主私会呢？”

华妃冷笑一声，故意扬高了声音道：“那可未必。这宫里恃宠而骄的人不少，保不准就有人吃了熊心豹子胆呢。”

我面上微微变色，华妃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当面背后都是这样出言相讥。

冯淑仪看我一眼，道：“华妃似乎是疑心你在存菊堂里头呢，不如现在出去解释清楚也好。”

我只沉静隐于窗后，道：“不用急，现在出去，华妃娘娘的威风可要往哪里摆呢？若不让她进去搜一搜，恐怕这样听了空穴来风就诬赖我的事还有下次呢。”

冯淑仪静默片刻道：“华妃娘娘最近行事似乎十分急进，反而失了往日的分寸。”

我噙一缕微笑在嘴角，淡淡道：“往日的分寸又是怎样的分寸呢？比之今日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昔日她坐拥一切，今日要急于收复失地，难免急进，亦是人之常

情。”心里却暗暗疑惑，华妃纵然急进，但是曹琴默为人谨慎又心思细腻，尽管我故意放了浣碧去密报，又怎会让华妃来得这样快？她是华妃的左膀右臂，难道没有为她好好留神？还是她们太信任浣碧了？总是隐隐觉得其中有关节不妥之处，难道，竟是曹琴默故意纵了华妃浩浩而来？或许她也并不想华妃那么快起势？猛地身上一激灵，从前想不通的地方骤然明了。

如果利用温宜帝姬陷害我的事不是由曹琴默亲自所为，那么就是华妃主谋。以往日看来，曹琴默对这个唯一的女儿很是疼爱，谁肯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夺宠？但是温宜帝姬并非华妃亲生，她自然不会真心疼惜。回忆起当日在慎德堂种种，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只是我当日浑然不觉。只怕她们之间就此生了嫌隙也未可知。

我冷然一笑，如此看来，这一局倒是更加错综复杂了呢。

然而这一切也不过是我的揣度，眼下只关注眉庄的事，曹琴默与华妃的瓜葛等日后再好好计较。

殿外的纷争渐渐激烈，槿汐与芳若只是跪着不敢放华妃进去。我向含珠努一努嘴，她是宫里经久的姑姑了，什么阵势没有见过，立刻屈一屈膝告退，匆匆从后门向皇帝的仪元殿跑去。

冯淑仪只是点头含笑：“婕妤妹妹似乎喜欢看戏。”

我微笑向她：“人在看戏，戏也在看人。此时坐于台下观望，或许不用多久就已身在戏中了。”

冯淑仪声音放得低，语不传六耳：“妹妹的戏总是能大快人心，你我同唱一出，我虽上不了台面，必然也为妹妹敲一敲边鼓拉一拉丝弦，妹妹以为如何？”

我笑：“如此多谢姐姐了。”

她低低叹一声，似乎听不出语气的抑扬顿挫，只出神望着窗外，“我曾经有过一次封妃的机会，妹妹知道吗？”她的声音渐渐低迷：“恐怕这辈子，有她一日，我就只能是以偏妃终老了。”

我的话语虽低，却是清晰得字字入耳：“姐姐放心。四妃之位犹是虚悬，从一品夫人也是虚位以待。姐姐仁厚，必有封妃之日。”

她的笑容似乎有安定之意，只是如常的平和安宁，“有妹妹这句话，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妹妹将来的荣宠贵重，恐怕是我望尘莫及的。”

我的笑意凝滞在脸上，淡淡地道：“但愿如姐姐所言。”

冯淑仪与我交好的确不假，除了眉庄与陵容，史美人固然是借机奉承，淳常在又年幼，能说上半句知心话的也就只有冯淑仪了。

屈指算着玄凌过来的时间，外头突然安静了下来，原本争执的两方呼啦啦跪了



来请安接驾。

我会意一笑，方施施然跟于冯淑仪身后出去。

我满面笑容屈膝请安，玄凌伸手扶了我一把，“你也在这里？”

我道：“正在和淑仪娘娘说话解闷儿呢。”说着向华妃欠身施礼，盈盈堆满笑意：“娘娘金安。”

华妃骤然见我，脸孔霎时雪白，几乎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自主道：“你怎么在这里？”

我恭敬道：“娘娘没听清嫔妾回皇上的话么，嫔妾在与淑仪娘娘做伴呢。”

她几乎不能相信，目光瞬时扫过槿汐，望向存菊堂，适才的骄色荡然无存。

槿汐向我道：“小主叫奴婢好找，原来悄没声息来了淑仪娘娘这里。奴婢只好先把小主吩咐的东西送来给眉庄小主。”

我笑吟吟向华妃道：“方才在冯淑仪殿里听得好大的阵仗，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竟吓得我不敢出来，当真是失礼了。”说着以手抚胸，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似的。

玄凌的目光温和如常，只是口气里隐藏着漫不经心似的冷淡：“华妃不在宓秀宫，在这里做什么？”

华妃强自镇定，道：“臣妾听闻有人擅闯存菊堂探视禁足妃嫔，所以特来一看。”

玄凌淡淡瞧着她，“有皇后的手令么？”

华妃更是窘迫，微微摇头，口气已带了几分僵硬，“臣妾急着赶来，并没有来得及求皇后手令。”

玄凌的目光已经有了森然的意味，冷冷道：“朕禁足沈常在时曾经下令非朕的旨意任何人不许探视沈氏，你也忘了么？”他略顿一顿，“那么你搜宫的结果呢？”

华妃额头的冷汗涔涔下来，“掌事宫女芳若阻拦，臣妾还未一看究竟。”

玄凌微微一笑，却不去看华妃，只对芳若道：“很好，不愧是朕御前的人。”

芳若直直跪着，大声道：“奴婢谨遵皇上旨意，不敢有违。”华妃的神色瞬间一冷，硬撑着腰身站得端正。

玄凌这样对芳若说话，分明是扫了华妃极大的面子。

冯淑仪出列打圆场道：“华妃娘娘向来做事果决，必是有了证据才来的。不如还是进存菊堂查上一查，一来娘娘不算白跑了一趟，二来事情也有个交代。皇上意下如何？”

我婉转看了冯淑仪一眼，她果然是一个聪明人，晓得如何推波助澜。盈盈拜倒道：“沈常在身受囚禁之苦，若还背上违抗圣旨私相授受罪名，臣妾也实在不忍。还请皇上派人入存菊堂查一查，以还沈常在清白。”

玄凌不假思索道：“既然如此喧哗，自然要查。沈常在虽然戴罪禁足，却也不能白

白叫她受辱。”说着唤李长：“你带着几个得力的小内监进去好生瞧一瞧。”

李长应声去了，大约半炷香时间才出来，恭谨道：“只沈常在与她贴身侍女在内，并无旁人了。”

华妃脸色愈加苍白，脚底微微一软，幸好有宫女连忙扶住了。华妃颤巍巍跪下道：“臣妾惶恐，误听人言才引来如此误会。万望皇上恕罪。”

玄凌只是仰头站着，冷淡道：“朕一向知道后宫流言纷争不断，但你协理六宫多年，竟然无视朕的旨意还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搜宫，未免太叫朕失望。”

华妃如何禁得住这样重的话，忙不迭以首叩地，连连谢罪。

玄凌的眉头不自觉地蹙起来，失望道：“朕原本以为你闭门思过之后已经改过，不想却是益发急躁了，竟连以前都不如。”他的语气陡地一转，冷声道：“朕本想复你协理六宫之权，今日看来，竟是大可不必了。”

华妃闻言身子一抖，几乎是不可置信地看着玄凌，眼神中的不忿与惊怒几乎要压抑不住。转瞬目光狠狠逼视向我。我不由得一凛，却不肯示弱，只含了一抹几乎不可觉的得意弧度回视于她。

玄凌不耐烦道：“你好好回自己宫里去罢，别再生那么多事来。”华妃重重叩首，声音嘶哑发颤：“多谢皇上恩典。”

玄凌正要拂袖而去，回头又补充一句：“不许再去见温宜帝姬，没的教坏了朕的女儿。”华妃委屈与震怒交加，几乎要哭出来，好容易才忍住。我别过头不去看她，心里稍稍有了痛快的感觉。

眉庄啊眉庄，你在存菊堂里听着，自然也能欣慰一些吧。

正要送玄凌出去，冯淑仪忽然道：“臣妾有一言进于皇上。”

玄凌点头道：“淑仪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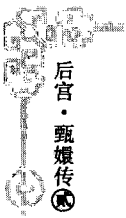
冯淑仪道：“臣妾想如今沈常在禁足存菊堂，臣妾掌畅安宫主位，自然要为皇上分忧。臣妾想既然已在宫中，沈常在又只是禁足，不知能否请皇上撤去一半守卫，一则实在无须耗用宫禁戍卫，二则畅安宫中住有数位嫔妃，这么多守卫在此，不仅不便，也教人看着心内不安。”我感激地望着她，她却只是安宁的神态，如关心一个普通的妃嫔。

玄凌略想一想，道：“好罢。只是人在你宫里，你也要费心照应。”

冯淑仪欣然道：“臣妾允命。”

我送玄凌走出仪门，他轻轻握一握我的手道：“还好没有牵连到你。”

我摇头，“臣妾不会自涉险境，也不愿违背皇上的旨意。”他的眼神微微温和，我靠近他身边道：“皇上忙于国事，臣妾已让人准备了参汤，送去了仪元殿，皇上回去正好可以喝了提神。”



他微笑，“总是你最体贴。”

我脸上一红，屈膝恭送他上了明黄车辇去了。

身后华妃眼圈微红，目光凌厉如箭，恨然道：“本宫一时疏忽，竟中了你的计！”

我只是行礼如仪，“娘娘的话嫔妾不懂。嫔妾只晓得娘娘或许不是疏忽，娘娘是聪明人，应该听过三国里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娘娘您说是么？”

华妃紧握手指，冷冷道：“很好，你倒是很会摆本宫一局。本宫没有早早扳倒你，实在是本宫的错，怨不得别人。”

我微笑如和美的春风拂面，说话时耳坠上的金珠子点点碰着脖颈，“娘娘说笑了。后宫中大家同为姐妹服侍皇上，怎么娘娘说起扳倒不扳倒这样冷人心肠的话来。要是被皇上听到，又要生气了呢，也失了娘娘该有的风度啊。”

华妃一时语塞，她的贴身宫女眼见不好，忙劝道：“时辰不早，请娘娘先回宫安歇吧。”

我不容她分说，也不再想和她多说半句，道：“恭送娘娘。”

御前的人办事最是利索。等我从冯淑仪处离开时，戌守存菊堂的侍卫只剩了刚才的一半。

槿汐扶着我的手慢慢出去，见夜色已深，又故意绕远路走了一圈，方又回到上林苑假山后的屋子，换了宫女衣裳，悄悄跟在槿汐旁边返回存菊堂。

其时正是两班侍卫交班的时候，适才被华妃那么一闹腾，多数人都是筋疲力尽了，加上玄凌撤走了一半侍卫，剩下的人也懈怠许多。芳若早已按照吩咐，将我送给眉庄的吃食分送给守夜的侍卫，那些食物里加了一定分量的蒙汗药，不过多时，那些侍卫都已经睡意蒙眬了。

悄悄掩身进去，芳若和小连子已经在里头候着，小连子低声道：“小主没有猜错，小主走后不久，她便从后堂偏门往曹婕妤宫里去了。”

呼吸一窒，虽然早已猜到是她，但一朝知晓，那股惊痛、愤怒和失望交杂的情绪还是汹涌而来，直逼胸口。我闷声不语，想是脸色极难看，小连子见了大是惶恐，问：“小主，要不要奴才先去把她扣下。”

我努力抑住翻腾的气息，静一静道：“不用。你只嘱咐他们要若无其事才好。”

小连子一愣，道：“是。”

我道：“你先回去吧。她的事我会亲自来审。”

小连子躬身退下，“奴才已经把船停在荷丛深处，小主回来时应当不会惹人注意。”

我点点头，见他走了，方一把握住芳若的手臂道：“姑姑，多谢你。”